

一位被遮蔽的大师 一位被误解的天才  
在时代风云的琴弦上弹奏出一段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何日君再来  
刘雪庵传

李明忠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巴山夜雨原创文学作品  
出版基金资助



何日君再来

李明忠 著

重庆出版社集团  重庆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何日君再来——刘雪庵传 / 李明忠著.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4.2

ISBN 978-7-229-06167-8

I. ①何… II. ①李… III. ①刘雪庵—传记  
IV. ①K82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04301 号

## 何日君再来——刘雪庵传

HERI JUN ZAILAI—LIUXUEAN ZHUAN

李明忠 著

---

出版人：罗小卫

责任编辑：杨 耘 林 郁

责任校对：杨 红

装帧设计：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王芳甜

---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新华书店集团发行

E-MAIL:[fxchu@cqph.com](mailto: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2 字数：320 千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6167-8

定价：29.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706683

---

# 序 | 春蚕到死丝未尽

· 何镇邦

我是因长篇小说《灯火阑珊处》(作家出版社 2009 年 12 月出版)而结识重庆作家李明忠的。这部以铜梁龙兴衰和民间工艺大师江春临人生经历折射半个多世纪以来铜梁社会变革的长篇佳构,中国作家杂志社选发部分篇章时,定名为《神龙之舞》,我应邀参加了该作的北京研讨会,提了修改意见,后来,这部作品易名为《灯火阑珊处》出版,我写了一篇“跋”附于书后。

自《灯火阑珊处》出版以来,李明忠一直在忙乎一桩事,那就是投入传记长篇小说《何日君再来——刘雪庵传》的创作。2005 年年底,他在北京参加刘雪庵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就动手搜集有关资料,而进入采访和写作,则是 2010 年夏天的事。他查阅近千万字的有关刘雪庵的生平及音乐创作的资料,遍访了与刘雪庵有关的亲友,并到上海、苏州、武汉、北京、天津军粮城等地探访刘雪庵的足迹和生活现场。2011 年秋,在赴美访问探亲前,我读到了《何日君再来——刘雪庵传》的初稿,为其成功地讲述这位二十世纪出色的华人音乐家的坎坷人生和成功刻画了刘雪庵这个艺术家的形象而感动不已。随后,喜讯传来,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主办的《小说月报》原创版的长篇小说专号将全文刊发。于是,我决定冒着酷暑,空投到重庆的铜梁去,拜读这部作品的定稿。到达铜梁的当天,天降大雨,洗尽暑热,让我在凉爽宜人的天气中赏读长达三十余万字的这部新著。

刘雪庵是我国二十世纪音乐史上的大师级的人物。他的《何日君再来》、《长城谣》、《红豆词》、《飘零的落花》和《流亡三部曲》中的《离

家》、《上前线》等歌曲传唱不衰，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名歌中的经典，每首歌的问世和传唱都有一段动人的故事，但是，刘雪庵八十年的人生经历，却历尽坎坷和磨难，其间何止三起三落！作为刘雪庵的同乡，李明忠以一支饱含乡情的笔，写出了刘雪庵八十年人生曲折坎坷的经历，写出了每首歌的传奇故事，写出了一部感情浓郁、思想深邃、文句清丽、感人肺腑的长篇传记小说，为这位具有悲剧色彩的音乐大师立传，填补了中国现当代音乐史上的一段空白，也为广大读者奉献了一部精美动人的文学作品。

刘雪庵的一生令人唏嘘感叹。苦难的童年时代，痨病夺去他的母亲和两个哥哥、两个姐姐，洪水夺去了父亲，饥饿夺去了他的弟妹；在故乡当中学校长，干得颇为出色，却因为带人打菩萨而亡命天涯；在上海音专学习时，遇到小他十二岁的美女歌唱家孙德志，双双坠入爱河，但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夺去了孙德志的性命，短暂的浪漫的初恋被埋葬了，他因此而创作了《何日君再来》这一“初恋的墓志铭”。“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事业如日中天的刘雪庵放弃去欧洲留学的打算留在国内参加抗战，自费创办国内唯一的专发抗日歌曲的刊物《战歌》。他还创作了《长城谣》、《巾帼英雄》、《募寒衣》、《流亡三部曲》中的《离家》、《上前线》等一批名曲，用歌声唤起民众投入抗日的神圣事业。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在重庆为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谱曲，也成就了一番事业。但这一切都抗拒不了《何日君再来》带来的厄运。1949年，他选择留在大陆，跟共产党走，满怀激情创作了大量讴歌新中国的作品，但还是厄运连连，先是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来在“文革”中又惨遭迫害；新时期来临，错划“右派”平反之后，他已经风烛残年，在生命垂危之际，还在病榻上拉着中国音协负责人吕骥的手，恳求派助手协助他把李芳园的《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抢救整理出来。长篇传记《何日君再来——刘雪庵传》写出了一个传奇的中国文人，一个音乐痴人，一个书呆子，一个心地善良、有些天真、有些傻的音乐大师对音乐艺术的执著追求。刘雪庵的一生，让我想起了唐代大诗人李商隐的“春蚕

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诗句。李商隐的诗原本歌颂的是一种至死不渝的爱情，而刘雪庵对艺术、对民族、对人民的情更加深厚，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也不放弃。他是“春蚕到死丝未尽”，生命垂危之际，还念念不忘为人民、为音乐作出贡献。《何日君再来——刘雪庵传》最令人感动的正是表现和歌颂刘雪庵的这种精神。这部作品写的不仅是刘雪庵的故事，更写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以及他们的奋斗与激情，是一个时代精神的真实写照。刘雪庵对祖国、对人民的爱和他悲剧性的遭遇，自然会引起人们深深的思考。

读《何日君再来——刘雪庵传》，还可以感受到如下一些特色：

深厚的感情色彩。南北朝时期伟大的文学理论家刘勰在他的巨著《文心雕龙》中这样说，凡天下胜文，皆“以情纬文”。李明忠的《何日君再来——刘雪庵传》最显著的一个特色就是“以情纬文”。作者以饱满而深厚的激情向我们讲述音乐大师刘雪庵的故事。书中的情，首先是作者与传主之间浓浓的乡情，他们同是铜梁人，又同为铜梁的文人，于是有一种难以割舍的乡情。正是这种乡情，使作者为传主的每一言行、每一次劫难动情，倾心为其作传，用这种乡情打动千千万万的读者。同时，作者也用饱含感情的文字讲述了刘雪庵的几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三十年代中期，在上海音专求学时，刘雪庵和郑州少女孙德志之间的短暂的爱情经历，西子湖畔的浪漫之旅，画意诗情，很是感人；还有四十年代在璧山的社会教育学院，刘雪庵与爱慕他的声乐系女生的那段热烈的爱情故事，也是很浪漫、很撩人的。师生之间擦出炽烈的爱情火花，很快被刘雪庵的夫人乔景云扑灭，但那袅袅不绝的爱情余响令人心旌摇荡、泪湿青衫。当然，写刘雪庵与乔景云从初恋到结婚的那段日子，也是充满感情的，也是“以情纬文”的描写，请看这么一段文字：

他们很快就结婚了。蜜月在北温泉度过，这是平生绝对幸福的时光。北温泉是重庆著名的风景名胜，在缙云山下、嘉陵江边。刘雪庵被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聘为副教授，把家搬

到了这里。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诗意的栖居。屋子宽敞，有卧室、书房、客厅，还放了两架钢琴。窗前竹木挺秀，透过苍翠的枝叶望出去，是一脉逶迤连绵的青山，白云从山峰里飘出来，轻轻地缠绕在山腰，松风竹涛拍打着苍翠的峰峦，在空旷的峡谷里飘荡流转，嗡嗡之声经久不息……清晨，温泉水面云烟袅袅，除了这对新婚夫妻，没有别的人，隔着氤氲的雾气互相望上一眼，就有坠入爱河的感受，觉得生活太奢侈，简直就是一个梦，于是，戏水的鸳鸯穿云破雾，在碧波上舒心地畅游……

在这段抒写刘雪庵与乔景云新婚生活的清丽文字里，作者用一种舒缓的笔调，借景抒情，把新婚生活的甜蜜恩爱抒写出来，颇为动人，颇具审美价值。

这部传记小说写的是音乐家刘雪庵的人生经历。而刘雪庵的一生，从童年到辞世，都同音乐分不开，因此，这是一部音乐小说，展示刘雪庵的音乐创作，表现音乐作品的意境是对作者的挑战，也是这部作品另一鲜明的特色。作者深刻体会刘雪庵音乐作品的诗意，运用了优美鲜明、有音乐感的语言，用视觉形象来表现听觉所得来的感受，传神地描绘出作品的音乐意境，使作品更加感人。例如，他把《何日君再来》这首历经灾难的名曲诠释为刘雪庵的“初恋的墓志铭”，抒写刘雪庵当年在上海那个小小的出租房里弹奏《何日君再来》的情景：

贺绿汀来访，还在屋外，就被这旋律吸引住了。

这是一支慢四拍的探戈曲，旋律和舞蹈的节奏完美地糅合，听来伤感、凄迷、懒散，有酒的醇香、烟的朦胧、花的凄艳，更多的是情的怅然，犹如一枝美丽的罂粟花，娇艳怒放时也在传播着一种蛊惑人的情愫。这是以歌代哭，动人的旋律已经把心中的悲伤哭了出来，无须歌词为旋律作内涵的演绎，真是

哭得有声有色、酣畅淋漓。有这样的哭声，一个作曲家的人生将会由短暂变为永恒，由无精打采变为轰轰烈烈。

对《长城谣》的音乐，侧重其社会影响，则是通过《战歌》读者的一封信表达的：

我今天给您来信，是告诉您，在南洋一带，在车站、码头，在街头的大喇叭里，随时可以听到《长城谣》的歌声，那是夏之秋带领武汉合唱团的功劳。侨胞们听了《长城谣》，激起了爱国热情，侨胞们纷纷捐款，支援抗战，影响很大。

对刘雪庵音乐作品的诠释、对其意境和艺术效果的描述，不仅对描述刘雪庵的人生经历是不可或缺的，同时也增添了作品的厚重和感人的力量。

当然，语言流畅，文字清丽，也是这部传记长篇小说的重要特色。这一点，可从上文的两段引文见出端倪，就不赘述了。

在中国文学史上，在叙述文学中，史传文学是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是神话传说到小说的重要过渡。在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上，产生过不少璀璨的史传文学的精华，《左传》和被鲁迅称为“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是史传文学的代表作。“五四”以降，尤其在当代文学史上，传记文学作品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为艺术家立传，且具有较高思想艺术水平者，却颇为鲜见。现在，读者诸君看到的李明忠的这部《何日君再来——刘雪庵传》，应该是传记文学作品或者是长篇传记小说中的上乘之作。它的面世，是值得祝贺的！

2012年6月2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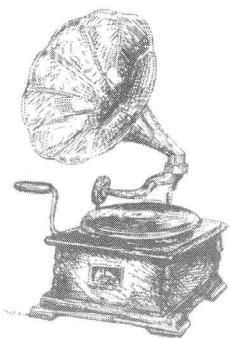
# 目 录

序 春蚕到死丝未尽.....	1
第一章 飘零的落花.....	1
一、苦命儿 .....	2
二、刘校长 .....	31
三、鹏程万里是飞翔 .....	53
四、飘零的落花 .....	82
第二章 长城谣.....	113
一、战歌 .....	114
二、流亡三部曲 .....	143
三、长城谣 .....	160
第三章 追寻.....	181
一、《屈原》横空出世 .....	182
二、缱绻《红豆词》 .....	212
三、追寻 .....	232

第四章 何日君再来.....	251
一、飞雁 .....	252
二、说了心腹话之后 .....	273
三、向谁去呜咽诉不平 .....	287
四、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 .....	303
五、每张笑脸都含着辛酸.....	325
六、花开花谢飞满天 .....	339
附录：刘雪庵大事年表 .....	368

# 第一章 飘零的落花

刘雪庵的音乐天赋在少年时期就迸溅出耀眼的火花，还在小姑娘的心海荡起爱的涟漪。谁知亲人辞世，衣食困顿，地痞凌辱，苦难过早地接连不断地向他扑来，社会的救助给生命以喘息之机，政客的要弄却使他流浪远方。他凭借音乐才华扬名十里洋场，却不料初恋之花被无情之手突然摧折，痛不欲生的他，用音符抒发无边的悲愤，震撼了上海滩，给生命蒙上迷人的光辉……



# 一、苦命儿

“开城门了——”随着一声欢乐的吼叫，喜庆的爆竹声声炸鸣，此呼彼应，把那压抑很久的喜悦和激动接二连三地冲入云霄。锣鼓敲响欢腾，远近相接，震得地皮发颤。欢乐的声浪震撼四川省（现重庆市）铜梁县城，惊起一群群鸟儿飞往城外，又忍不住好奇和兴奋，盘旋着向城中探望。

在县城东门狮子坎的盐店旁，有一座被巨大黄葛树遮蔽的四合院。院子里的人们欢腾起来，大人小孩、男女老少笑着、跳着，一个接一个闪出家门，就连缠着裹脚布的妇人也踮着一双冬笋一样的小脚，乐颠颠地奔向大街，追随着儿孙们的脚步，去疯，去看热闹。

城门关了整整一年，铜梁县城成了孤城，城里人都快憋死了。

这是民国五年，军阀割据，四川陆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刘湘强行整编铜梁县的自卫团队，收走了所有枪支弹药，团丁赤手空拳作鸟兽散。有城无防，巴岳山土匪蒋华齐横行无忌，在青天白日里，大摇大摆行走县城劫财劫色，然后从容离去。县城流着血泪，紧闭城门，风声鹤唳，人心惶惶。

今天大年十五，铜梁上空愁云消散，新编的自卫团队出奇兵直捣匪巢，擒获了匪首蒋华齐，在菜市口开刀处斩。东、南、西、北四座城门同时洞开，乡下百姓蜂拥而至。

除去匪患，县城复归宁静，商界行帮连夜赶制龙灯，欢天喜地过大年。铁业社耍“火龙”，教育口玩“鱼跃龙门”、“十八学士”，百货界舞“大蠕龙”、“彩龙”，屠宰业的“板凳龙”、“猪啃南瓜”，佛门的“蚌戏沙弥”一齐登场。

四合院里的刘家，一位习书的少年对窗独坐，眼巴巴地看着小伙伴

们都疯闹去了，却不敢挪动半步。这时，鞭炮声噼里啪啦一阵紧似一阵，响到了院子门前。他再也坐不住了，丢下手中毛笔，小鸟似的飞了出去，跟跨进家门的父亲撞了个满怀，吓得急忙回头，仓皇俯身书案，拿起毛笔，在砚台边上调理笔毫，一双眼睛畏怯地瞟向父亲，握笔的手不住地颤抖。

父亲动怒了，取下挂在门后的南竹枝，奔到桌边，抓过习字本，就要抽打孩子。

孩子正在临帖，临的是清代书家何绍基，一笔一画，颇有神韵。父亲舒了口气，目光里的火焰渐渐熄灭。

孩子近视，又不敢看父亲的眼睛，却敏感到老爸消气了，就畏怯地伸出小手，想拿过习字本，却挨了重重一鞭。原来，父亲发现，在习字本的反面画着画儿，就又生气了，边打边骂他分心，习字本上画画，简直是鬼画桃符。父亲望着眼泪汪汪的孩子，训斥：“你还哭？十一岁了，要心还不收？火炮响了，脚板心就痒？你看看隔壁家的毛狗，才满十五岁，就当爹，成家立业了！”

骂了儿子，再看图画，却消气了。儿子画得可好呢：舞龙人衣带飘飘，龙灯线条流畅，很有味道。父亲点点头，咧开嘴笑了。他想，爱玩是孩子的天性，何况才十一岁的少年呢，外面闹得天翻地覆，哪个小孩坐得住？他摸摸儿子的脑袋，说：“好吧，你去耍一会儿，今天的龙灯多，就在家门旁的狮子坎看，龙灯队到别处去玩，你马上给我回家！”

龙灯鼓乐渐行渐远，少年如约归来，正襟危坐，专注于习字。父亲想检验儿子是否专心，就蹑手蹑脚走到他身后，伸手抽取毛笔。孩子专心，握得很紧。父亲抽了个空，不由得笑了，但一看习字本，却气不打一处来：在习字本反面，还写着一串串不明不白的东西。

少年听父亲语气严厉，担心又要挨打，赶紧解释：“这是《朝天子》，‘玩肉龙’的曲调儿，好听得很哟！”

父亲定睛一看，确实是“玩肉龙”的鼓乐，有曲调，还用简单的文字模拟出锣鼓字谱，以及马锣、堂鼓、铜钹、小鼓的配合。哟，记得还真准

呢！父亲看看儿子，目光充满慈爱，问：“你在哪里抄的？”

孩子摇摇头，说：“不是抄的，是用心记的，然后，回家写出来的。”

父亲大喜过望。孩子有音乐天赋，悟性高，记忆力也好。这龙灯鼓乐一直以来口口相传，还没看见有谁用文字记录出来。他居然记出来了。奇怪吧？仔细一想也不奇怪，孩子四岁时就在龙灯队当“灵童”，每年从腊月三十直到正月十五，白天晚上都在舞龙场上，在铜梁城，是出了名的“小玩友”，坐在架香椅上，引得大人围观，神气得意，天真可爱。多年的耳濡目染，他对舞龙的鼓乐已经烂熟于心了。孩子有慧根，曲调听上几遍，就能哼唱，进入私塾以后，成长更是可喜，琴棋书画都胜过同龄人，尤其是记忆力好，唐诗宋词过目不忘。尽管如此，父亲见他将龙灯鼓乐记得毫厘不差，依然觉得有些意外，便问：“这曲调，你会拉吗？”

就在这时，鼓乐声、鞭炮声由远而近，又一支龙舞队玩来了。

“爸，肉龙来了，就是这个调儿。”少年眼睛闪过一道极亮的光波，伸手拿起躺在书桌上的二胡，调调弦，运运弓，一曲激烈欢快的乐章就在指尖翻波涌浪、排山倒海。

父亲是玩龙高手，一听就听明白。这娃儿拉得有板有眼，和舞龙的节奏丝丝入扣：舞得缓慢，拉得悠扬；玩得激烈，拉得轻快；龙回头时，舒缓流畅；龙穿花处，铿锵分明；龙行虎步，碎弓颤抖，弓弦在琴筒上急速往返；龙身盘绕，缓慢揉弦情深意长。一曲拉完，龙舞也就收工了。这是在伴奏，又像是在指挥舞龙。父亲笑出了声，拍拍儿子的头，说：“好了，不拉了，你去玩吧！”

“啊！”儿子获得解放，就像小鸟出笼，舒展双翅飞了出去。

“隔鞭炮远点咯，注意安全哈！”父亲冲儿子背影吼道。

父亲叫刘朝栋，祖籍湖南衡阳。明末时，刘氏家族被公迁入川，在川东的铜梁生息繁衍。刘氏家谱字辈排序为“永、世、登、朝、廷、学、博、纯、阳、远……”到了刘朝栋这一辈，刘氏家族已在铜梁繁衍到了第四代。刘朝栋娶了两房，原配吴氏，塾师的女儿，生下两男两女后英年

早逝；填房熊氏，乡下雇农出身，五兄妹中排行第四。熊氏育有三男一女，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七日生下头胎男孩，就是开头的少年，辈分为“廷”，名唤廷玳。

刘朝栋在敬节堂当差，此前做过塾师，身材高大健壮，眼睛小，近视，常是一副乐天安命很随和的神态。他为人善良。强盗进了家里，被他抓住了，他心软，放了贼人，想想人家背了个贼名，两手空空，多不划算，于是，给强盗舀了一升米，装进袋里，硬要人家提走。强盗很感动，“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发誓此生再不为盗。这个故事在巴川百姓口中传播着。他还热心公务，每逢饥馑年月，大户人家开仓赈济灾民，他总是忙着维持秩序，搀扶老弱病残者，帮他们把米送回家去。县城百姓都敬重他。刘朝栋对孩子却没有耐心，孩子多了，负担重，哪个孩子不听话，心情就不好，常发脾气，训斥打骂。前房妻子去世前，生了很久的病，耗尽了家中积蓄，生活从此入不敷出，寅吃卯粮。长子刘廷瑛当了教书先生以后，家境才开始好转。二儿子刘廷理顽皮，时常惹是生非，前不久，送去云南当兵吃军粮，又去了一块心病。眼下，他对续弦所生的刘廷玳寄予厚望，希望这个儿子能够光宗耀祖。刘廷玳沉默少语、心灵手巧，刘朝栋对他特别用心、特别严厉，五岁发蒙，就教他习书，绘画，拉二胡，弹琵琶和古筝。每一支曲、每一篇字、每一幅画儿都要亲自验收。错了一个地方，或者是写得不好、画得不真，小廷玳就惨了，那南竹枝就会呼啸着亲吻肌肤。南竹枝很细很结实，一抽就是一条血痕，痛得钻心，小廷玳不得不照着父亲说的做。他经常把自己关在家里，专心练习，少了同龄小伙伴的许多乐趣。这不只是害怕，还有母亲的话起了作用。母亲说，你体质弱，武不得，就来文的。你不想学艺，只有去下苦力，吃得消吗？妈妈的话点醒了他，他真的爱上音乐了。

爸爸开恩，他好高兴，蹦出家门，踩着鼓乐的节奏，像一条灵动的鱼，敏捷地摇着尾巴，嬉游在欢乐的激流中。

刘廷玳家旁的狮子坎是定点舞龙场。

狮子坎在县城东门大街，省城官道进铜梁，这里是终点。狮子牌坊高高矗立，为县城地标建筑，文武官员到此下马落轿，穿过石狮子拱卫的牌坊门，沿着石阶而下，徒步进城。牌坊左右两侧大街，清一色的木质穿樑、青瓦屋顶平房，而正对的街道则是本城繁华的店面，一楼一底，底楼为门市，茶坊酒肆旗幡招摇，栈房店铺货来人往。楼上住家，窗台面对大街，供小姐在绣楼打望，也有老人临街品茗，当然，每逢县城有重大的游行表演，每家的窗口就是天然的观礼台。

匪患平息，狮子坎又恢复了往日的繁华。这天舞龙欢庆，寒风凛冽，小雨夹着雪花簌簌飘飞，满街都是泥泞，但是，人们兴致高昂，笑逐颜开，会朋友的，走亲戚的，看热闹的，熙来攘往。街头挂满了鞭炮，一绺绺、一串串、一坨坨，悬吊着、斜撑着，在窗口、在门口、在树杈上晃荡。

看热闹的人群中，最活跃的就是小孩子了。他们见缝就钻，追随着龙灯队伍，踏得稀泥四溅。人潮汹涌澎湃，把小孩子浪到一边。鞭炮噼里啪啦当头炸响，一炸一团烟雾，一响一道火光，纸屑、泥尘纷纷扬扬洒落下来，人们哄笑着闪避。小孩们趁机钻了上去，拣落在地上没有爆炸的鞭炮，装进衣袋。

一个冒着青烟的鞭炮在刘廷玳脚下旋转，他慌了，顺势一脚踢开。那鞭炮闪着火光，在一个小伙伴脚边炸响，把他的裤子烧了一个洞。这本来就没有事了，因为刘廷玳无意，也没人看见是他踢飞的，可他为人诚实，慌忙冲到小伙伴跟前，关切地说：“炸着没有？对不起啊，我不是有意的。”

挨炸者在狮子坎是出了名儿的“小霸王”，老虎屁股摸不得偏要摸的角色。你要是得罪了他，他总是加倍报复。深更半夜，他会跑你家门槛下拉屎，让你清早出门脚下一滑，仰面一跤，满身是屎。有一回，一个小伙伴把他撞翻了，小霸王就把那个小伙伴的裤子剥了挂在树上，等人家爬上树取时，就在树干上糊牛粪，人家滑下树，满膀肮脏，只得翘着光屁股在河边清洗，他又抛石头，溅得人家浑身水流。刘廷玳从不和他玩，不晓得这些事，以为赔个不是，就完事了。谁知道“小霸王”不依不

饶,抓住他就打。事情还没有了结,一股欢腾的浪潮涌来,就把两个少年冲散了。

欢呼声中,舞来“跳加官”,给为民除害的县太爷祈福,希望他连升三级。舞者戴官帽,着官服,扮相逗趣,碎步踉跄,似有醉意。一声锣响,舞者把官服一掀,飞起一脚,大喝一声,头顶上飞来一顶七品芝麻官的乌纱帽。人们正在喝彩,又听得两声锣响,舞者踏着碎步,急速行进,一个急转弯,衣襟一展,六品官帽稳稳当当戴在头上。舞者笑声朗朗,挥手向观众致意。观众屏住呼吸,惊得目瞪口呆,正在想这官帽从何处飞来,那舞者又开始变魔术了。他踱着官步,踌躇满志,徐徐行走,拱手拜四方,给百姓拜大年,一躬九十度,挺起腰来,头顶乌纱变成了五品官帽,身上穿的也是五品官服了。

欢叫声突然爆发,人潮滚滚,汹涌着向四方扩散。后面的观众看不见,拼命往前挤,前排观众蹬起八字脚,死扛着背后的的压力,倾力向后退,一时间,你挤我,我推你,涌起湍急的涡流,回旋,荡漾,眼看就要踩死人!

忽然,后面的观众大笑起来,散开了,湍急的人流顿然稀释——原来,小廷玳哼着曲谱,比手画脚,学着“跳加官”的一招一式。他一带头,一大群孩子跟着学,儿童的天真稚拙引起民众围观,哄笑声、叫好声炸出欢乐的声浪,从狮子坎涌到东桥、南桥,又回到大十字,一路上潮滚滚,鞭炮一声比一声脆。

唢呐声中,浮来顷顷烟云,一群姑娘举着“鱼”、“鳌”、“虾”、“蟹”欢笑而来,“鱼跃龙门”好戏登场了。小廷玳立在街边,眼睛滴溜溜转。有道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刘廷玳看民俗,看出了锣鼓音乐和舞蹈套路的丝丝入扣。唢呐吹奏“水龙吟”,迷雾中飘来高耸的山崖,形成险峻的“龙门”。“小赶槌”锣鼓随之急促响起,模拟出飞流直下、波涛汹涌、一泻千丈的恢弘气势。“鲤鱼”活蹦乱跳,滑动着灵动的尾巴,迎着烟涛逆流而上。马锣、大钹、堂鼓、小鼓各种配器一起奏响,时强时弱,时快时慢,渲染出狂风暴雨、悬崖恶浪的景象。突然静场,铜钹颤音